

【媒介文化研究】

身份建构需求、认同序列与信息鄙视链的生产

吴 斯

(南京邮电大学 传媒与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个体始终存在身份建构的需求,而作为信息鄙视链基础的认同序列则在现代性指引下生产。通过身份建构需求和认同序列,个体与信息鄙视链相互连接。个体通过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运作,能够从认同序列中主动或被动获得某一身份。在此过程中,通过现代性的内化,个体帮助信息鄙视链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目前也存在部分具有后现代特质的信息鄙视链,但后现代性仍然难以支撑人们的社会化过程,最终其也被现代性所吞噬,成为信息鄙视链生产的动力。

关键词:信息鄙视链;身份建构;认同序列;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章编号:**1673-5420(2018)01-0069-08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鄙视链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剧迷鄙视链(英剧迷>美剧迷>日剧迷>韩剧迷>港剧迷等其他剧迷)、微博鄙视链(twitter/饭否>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等其他微博)、学科鄙视链(理科生>工科生>文科生>体育生/艺术生)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鄙视链已然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成因也引发了学者的广泛讨论。

当下的研究大多针对某一特定鄙视链,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具有理论延展性,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关注,比如韩剧迷即便知道剧迷鄙视链的存在也并不会放弃看韩剧,中超球迷更不会因为意甲身处足球鄙视链的上层就轻易转投意甲。这些信息鄙视链究竟如何生产?其再生产的稳定性又从何而来?我们将针对这两个主要问题进行探索和分析。

鄙视链是指人们相互之间通过鄙视与被鄙视关系建立起来的关系序列。信息鄙视链则泛指一切已经存在并被公众广泛接受(消除了不确定性)的鄙视链。最早对信息鄙视链进行探讨的是黄淑贞关于美剧在中国传播的一项研究。她指出人们对港剧、日剧、韩剧、台剧与美剧已经形成基本稳定的社会评价,并且形成了一个等级梯度,等级越高一般被认为越有“品味”,而这一排序在本质上与世界经济格局大体一致。剧迷主动接近美剧是一种具有

象征性意味的表演行为。美剧则通过对都市白领和在校大学生群体的主体询唤,完成了对美剧受众的全球欲望动员,把他们接合到了跨国阶层的全球建构中^[1]。

黄淑贞在研究中更看中文化资本和象征性消费在剧迷鄙视链中的功能,这无疑是十分具有创建性的考量,但其解释效力在其他类型的信息鄙视链中则相对有限。例如谢欣在谈及媒介鄙视链时就认为,媒介鄙视链的本质是社会结构变迁在媒介空间的一种展示,鄙视链中所反映出的高智商、小众、国际化等优越感折射的是人们的文化资本差异,年龄等优越感则是典型的社会资本差异,而真正的差异则来源于隐藏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下的经济资本^[2]。

但谢欣并未详细分析高智商、小众、国际化为何体现了文化资本差异,年龄优越感为何是社会资本差异,经济资本是否真能够成为理解媒介鄙视链的根本。黄淑贞、谢欣二人的研究基本可以概括当前关于鄙视链研究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到研究者大都注意到了鄙视链的形成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之间的联系,但在具体的解释方面则有着不同的侧重。

相较而言,秦许鸽对电视剧鄙视链的研究由于采用了传播学视角,在以社会学视角为主的鄙视链研究中就显得相对特别。秦许鸽指出,电视剧鄙视链是大众评价的集中体现,电视剧粉丝的聚集是人际和群体传播的合力,鄙视链鸿沟的形成则来源于刻板印象和偏见^[3]。该研究将鄙视链置于群体传播的内容下讨论,对于我们了解个体为何会投身于特定群体进而形成刻板印象和鄙视链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但要充分理解信息鄙视链,而非单一的电视剧鄙视链,现有的理论框架仍相对单薄,理想的理论框架应该能够勾连不同的研究维度,并具有一定的理论延展性。

事实上,如果回到信息鄙视链这一概念本身,我们就会发现能够用来解释其生产与再生产的学术概念已经暗含其中。信息鄙视链实际体现的是一种认同序列,而其生产与再生产则与个体从认同序列中主动或被动进行身份认同有关。简言之,我们的研究问题转换为更为学术的话语表述是:阐释信息鄙视链的认同序列如何形成,个体如何参与到这一认同序列的生产中。

在以上问题的引导下,本研究将首先对信息鄙视链进行类型学分析,进而探讨信息鄙视链的认同序列与作为自变量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再结合已有研究和田野观察,寻找能够用于解释两者关系的中间变量,最终建立起信息鄙视链生产的解释框架。

二、信息鄙视链的类型学分析

类型学分析的目的是在各种现象之间建立有限的关系,从而对问题进行论证和探索。于信息鄙视链而言,当前研究基本是以内容为分类标准,内容的无限性和实时变动的特性使得该分类标准不仅无法明确区分各类信息,也难以覆盖整体鄙视链。如何对信息鄙视链进行类型学划分,以什么样的标准为依据?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类型划分的理论依据

于个体而言,首要任务是确立身份,但身份的建立显然并不完全源于自我认知。伯克关于

身份建立与维持的内在动力机制的研究指出,作为控制系统的“身份”,首先为个体提供了一套认同标准,个体在情境中对他人行为作出反应之时,将接受这套认同标准,同时反思并评估标准与情境中行为效果之间的差异,从而选择一套行为输出标准^[4]。

可以看到,认同标准是身份控制系统能够建立的关键,而信息鄙视链则是诸多认同标准中的一种。这是因为信息鄙视链之所以能够建立,与个体的认知直接相关。如果个体不能将信息鄙视链化作内在认同标准,那么信息鄙视链将成为一组无意义的杂乱信息。因此,信息鄙视链的存在与个体的身份建构是共生关系。

有了这样的认知后,我们便可以从认同类型的角度切入,对信息鄙视链进行划分。认同涉及人的主观感觉和心理行为,有诸多划分标准,其中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次进行划分是经常被使用的标准^[5]。由于它能够穷尽认同类型,与我们的研究也十分贴合,成为我们展开讨论的主要依据。主观认同标准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往往与情感相关;客观认同标准则是外部强加的,主要表现在语言、地域、宗教等方面。

如此,个体与信息鄙视链的连接就成为这样一个过程:有着身份建构需求的个体,在与信息鄙视链相关的客观认同标准下被动将自己置于特定的身份群体中,或在主观认同指引下主动将自己置于某一身份群体中,进而产生与特定身份相关的行为。信息鄙视链在个体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内化于个体,并在实践中不断再生产。要理解信息鄙视链的主客观标准与个体身份建构的关系,还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

(二) 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与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

就具体的信息鄙视链而言,我们可以根据其主客观认同标准的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剧迷鄙视链、球迷鄙视链等为代表的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一类是以地域鄙视链、学科鄙视链等为代表的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虽然我们主客观来区分不同的信息鄙视链,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中没有客观因素,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中不能有能动因素。该划分实际上是一种人为意义上的类型学区分,主要用来确认个体与信息鄙视链在初次连接时的关系。

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是当前鄙视链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与其认同标准更易聚集特定群体有很大关系。由于此时个体是依照自身兴趣和需求主动选择了身份建构标准,依此而建立的身份对个体而言也就更具吸引力,相应的个体也更易集结成有着明确目标的群体。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剧迷还是球迷,参与者无论处于何种身份层级,都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正是对主观认同的回应。这也使得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在每一个身份认同标准上,都具有较强的横向凝聚力,横向身份凝聚则进一步强化了不同身份标准之间的区隔,从而使得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更加稳固。

相较而言,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由于并不完全以个体的主观选择为依据,往往是个体被动接受某一身份从而嵌入某一群体中,因此在组成上比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更加复杂。因为被动接受的身份可能是个体所期望的,也可能与个体愿望相悖。对于前者,个体可能会表现出与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相似的行为;对于后者,个体则可能表现出抵抗、消极接受等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和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的差异,我们以体现主观认同标准

的剧迷鄙视链和体现客观认同标准的学科鄙视链为例进行说明。

学科鄙视链从表面上看是可以依靠个体主观选择将自我嵌入其中的,但实际上它与剧迷鄙视链体现出的自由选择样态完全不同。剧迷选择任何一种剧迷身份类型都不会受到太多制约(后文会对制约因素进行详细论述,此处暂不讨论),不同类型的剧集本身并不会设限阻止个体观看。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剧集的丰富性和易接触性使得人们以兴趣为指向在剧迷鄙视链中进行身份选择更加方便。但学科的选择则与个体特质直接相关。由于进入不同的学科都有着一定的门槛,个体更倾向于选择自己拥有一定基础并擅长的学科。当出现个体由于学科门槛而无法进入某一学科的情况时,人们便会将之视为能力不足。于是原本仅仅表现在学科声誉方面的信息鄙视链也就和个人能力联系起来,形成了与个体相关的学科鄙视链。简言之,于个体而言,在剧迷鄙视链中的身份体现的是后天品味的差异,是基于主观认同选择下形成的;而学科鄙视链则被认为体现着个人先天特质的差异,是基于客观认同被动选择下形成的。

至此,我们对信息鄙视链的类型、其与个体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认知,但更多的问题也接踵而来。为什么信息鄙视链是以当前的方式——理工科地位高于文科,英剧、美剧地位高于国产剧等排列认同标准存在的?认同序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客观认同使个体被迫进入到信息鄙视链的某一环节中,那么个体为何不都投身于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的上层以获得身份满足感?

三、信息鄙视链的生产

信息鄙视链的类型学分析为我们确定了本研究的几个主要相关变量,但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还需要更为动态的阐释。我们将依次对信息鄙视链认同序列的形成因素和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建构完整的信息鄙视链生产解释框架。

(一)现代性与认同序列的建构

信息鄙视链的认同序列是我们整个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前人利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做出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该问题有着诸多启发,但这些变量更有助于回答个体与认同序列如何连接,即其更适合作为影响个体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被理解,而认同序列的形成则与它是两个不同却相互关联的问题。

亨廷顿认为:“个体有多重身份,群体在较小的程度上亦是如此,身份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性的、文化性的、政治性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身份的各自轻重分量也会发生变化,他们有时相辅相成,有时也会彼此冲突。”^{[6]21}该观点提示我们:认同是存在“轻重”序列的,每一个认同序列都不能离开历史语境被独立讨论。那么,当今社会的历史语境究竟是什么,它又是如何作用于信息鄙视链的认同序列呢?比较不同类型的信息鄙视链有助于我们寻找答案。

首先看学科鄙视链。我们在之前提到由于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社会声誉,当它与个体特质联系起来时,也就赋予了个人以不同的能力属性。这其中的社会声誉其实指的是一种以科

学为最高指向的标准。文科、体育和艺术类学科由于与科学并不同向,所以在面对理科和工科时就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疲弱;而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社会学科也极力“撇开”自己与人文学科的关系,向自然科学靠拢^{[7]1-10},并表现出经济法律>外语>文史哲的趋向。这其实进一步体现了科学作为进步标准的作用——与科学关系更近的社会学科获得了更高的学科地位。

若直接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很可能会将学科鄙视链与就业问题相联系。但有调查表明,工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要显著高于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毕业生^[8]。可在学科鄙视链中与纯粹自然科学更接近的理科地位却高于应用自然科学的工科,这意味着社会资本与学科鄙视链间的关系并非直接关系,也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以科学作为进步的标准,才是学科鄙视链存在的最终指向。

再看剧迷鄙视链。与学科鄙视链不同,它内含的每一个身份都来自于参与者的主观选择,选择的依据主要是个体的情感和兴趣。这种有着“品味”建构意味的选择,可以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详细梳理,前人已经对此做过相关分析。我们的问题在于:这三种资本是否有共同的指向,它们最后指向了什么?答案其实是很明确的:它们包含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肯定。

事实上,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就是基于现代社会提出的,他的原本目的在于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来理解社会实践中的能量运动,以及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9]241-258}。也就是说,这一框架是基于资本主义运行提出的,所以我们才能顺利将之用于对各种与资本主体相关的现象解释中,鄙视链也被囊括其中。

综合学科鄙视链与剧迷鄙视链两种不同类型的信息鄙视链,不难看到科学、理性与资本主义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这也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作为当下历史语境的“现代性”通过其内含的两个主要思想——社会世界是从一个发展阶段到另一个发展阶段不断进步的,而资本主义就是当前历史中的进步象征;科学可以用来促进社会进步^{[10]183-184}——影响着人们,并将之内化于人们的认同标准中,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认同序列。信息鄙视链由此在不同的领域中得以形成,并且通过或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引导人们的身份选择来强化现代性。

从田野调查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信息鄙视链都符合以上标准。微博鄙视链(twitter /饭否 > 新浪微博 > 腾讯微博 > 搜狐微博等其他微博)、程序员鄙视链(搞 C 的 ≥ 搞 C++ 的 > 搞 java 的 > 搞 .net 的 > 搞 js 的 > 搞 html 的 > 搞美工的)、论坛鄙视链(豆瓣 > 天涯 > 猫扑 > 百度贴吧)等无一不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科学和理性的追逐,现代性的内核也因此嵌入在信息鄙视链中。

(二) 资本促动下的身份选择

“现代性”解释了信息鄙视链框架的宏观问题,但中观问题仍然要回到资本的互动与转换中才能得到解释,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也就有了使用空间。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布迪厄的三种资本形式在不同类型的信息鄙视链中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分析切入点。

对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来说,由于人们参与其中的出发点是基于兴趣和情感,互动就成为该类研究的核心,所以社会资本与他们的关系更密切。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的社会网络为其带来的能力和资源,人们经过主观选择后获得新身份实际是为自己选择了新的社会网络,相应的社会资本也发生了改变。而与之相关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也将同时发生变化。

需要强调的是,当前社会资本主要被视为关系资本,我们并不赞同此观点。之所以称其为社

会资本,不仅是因为嵌入的社会关系可以带来更多收益,还因为它解释了行动者的社会和群体向度。社会资本是人与群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问题^[11]。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社会资本作为信息鄙视链主观认同建构的切入点。

在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表现出更强的活力。由于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往往是历史和社会强加于个人的选择,个体进入某一认同序列由其初始地位决定,于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中,尽管发生主观认同的个体也受其初始地位的影响,但存在一定的可超越性。而在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中,这种可能性是相对较低的,需要个体付出极大的代价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关系更密切。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三种资本的协同作用,因为不存在独立的资本运作。我们也仅仅指出了不同类型信息鄙视链的分析切入点,具体的分析需要在三种资本的协调互动下进行。我们以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韩剧迷即便知道剧迷鄙视链的存在,也不会放弃看韩剧为例,来对资本的运作及资本促动下的身份选择进行说明。

剧迷鄙视链属于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韩剧迷在选择身份之前,首先是处于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其初始社会资本的支持下,作为个体的剧迷会在身处的关系网络中寻找支持,也就更容易选择周围人观看较多的剧集。简言之,相较于大众评价,首属群体的选择于个人而言更加重要。当然,个体是可以超越这一制约因素的(这也是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与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形成的不同,在首次从认同序列挑选身份时,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并没有太多的超越条件),不过一旦个体从诸多的认同序列中选择某一身份,便会开始全新的资本运作。

韩剧迷群体会给个体提供从前并不具有的社会资本,并在不断的互动中强化和扩展这一社会资本。与之相应的,在社会资本的扩展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也会随之改变。当个体在韩剧迷群体中获得了稳定的身份认同后,其也就很难再离开此身份,自然不会因为鄙视链的存在而主动放弃看韩剧。因为此时韩剧迷已经不是认同序列中的一个抽象身份,而是切实存在并与自我相关的各种资本的集合。中超球迷不会因为意甲身处足球鄙视链的上层就轻易转投意甲,网易邮箱用户不会因为 gmail 更“高级”就放弃已经使用的邮箱,皆与之同理。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信息鄙视链的生产概括为以下过程:个体始终存在身份建构的需求,而作为信息鄙视链基础的认同序列则始终在现代性指引下不断生产,于是通过身份建构需求和认同序列,个体与信息鄙视链相互连接。个体通过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运作,能够从认同序列中主动或被动获得某一身份,该过程实则是现代性的内化,帮助信息鄙视链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

四、余论:后现代的反叛与信息鄙视链的更新

信息鄙视链的基本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虽然已经清晰,但我们也观察到一些游离于以上框架之外的鄙视链。在文艺欣赏方面,电影鄙视链(冷门国家文艺片>欧洲文艺片>日韩小清新片>老港片>好莱坞大片>内地片)、音乐鄙视链(英伦摇滚、国内地下厂牌>欧美流行音乐>日韩

流行音乐>国内网络歌曲)等等,都显示出了一种跳出现代性的企图,并直接表现为将小众置于大众之上。这些鄙视链是真的跳出现代性和我们的分析框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不难看出在信息鄙视链的最上层,现代性的主体往往会跳出大众,试图在小众中寻求对资本主义、科学和理性的反叛。这意味着身处这些鄙视链中的部分个体已经意识到了现代性对鄙视链的制约,但由于大众早已被现代性规训,所以只能求助于小众来寻找突破现代性的方案。可是小众虽然能够暂时性地实现对现代性的反叛,却并不能解决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冷门作品、地下作品一旦被大众重视,就很快进入到流行的范畴,从而降低其在鄙视链中的地位。

这些后现代的“反叛”其实是试图在现代性鄙视链的顶端,再造一个高于现代性的后现代鄙视层。但由于小众与大众之间的不断互动,以小众为武器的后现代反叛只能在被大众吞没的过程中不断挑选小众,尝试超越。不过,这样的行动也并非没有意义,虽然后现代反叛很难撼动当前以现代性为基础的信息鄙视链,但它却能为信息鄙视链的再生产输入新内容。信息鄙视链也就在大众与小众的运动中不断更新,成为一种动态而非静止的存在。

当然,后现代与信息鄙视链的生产关系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就本研究而言,它已经实现了对最初所研究问题的回答,更多问题则留待未来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 [1] 黄淑贞.文化资本与身份认同——以美剧在中国的传播为例[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3):45-50.
- [2] 谢欣.媒介鄙视链背后的传播分化研究[J].新闻传播,2013(10):196.
- [3] 秦许鸽.解读电视剧“鄙视链”——海外剧跨文化传播中的偏见[J].传媒国际评论(辑刊),2014(2):33-39.
- [4] BURKE P J. Identity processes and social stres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1(6):836-849.
- [5] 任勇.公民教育与认同序列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J].社会科学,2013(6):13-24.
- [6]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7] 乔晓春.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8] 邓峰,孙百才.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变动趋势研究:2003—2011[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32-138.
- [9]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G]//RICHARDSON J.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Greenwood,1986.
- [10] 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张茂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 [11] 王雨磊.论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再澄清与再阐释[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21-28.

(责任编辑:范艳芹)

Identity construction demand, identity sequen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disdain-chain

WU Si

(School of Media and Art,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dividuals always have the need for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identity sequence, which is the base of the information disdain-chain, has always been produc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odernity. Therefore, individuals and information disdain-chain are connected through identity building needs and identity sequence.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conomic capital, individuals can acquire an identity from the identity sequence either actively or passively. Actually, the process is to help the information disdain-chain to achieve its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through internalization of modernity. There are also some information disdain-chains with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But postmodernity is still hard to support people's socialization process, and ultimately it is consumed by modernity and turns into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disdain-chains.

Key words: information disdain-chain; identity construction; identity sequence; modernity

(上接第 53 页)

“Group power” on the Internet under “legality” logic

FU Lin

(Law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divergence between academic and civil understanding of “legality”, both sides of civil disputes generally use private remedy to deal with conflicts. In the Internet era, by way of transmission, “private power” tends to be generalized and massed, and develops into “group power” which brings queries on legality. This study proceeds from the right and power source of “group power” on the Internet, analyzes its social power attribute. When public power was dynamically absent, social power would generate a temporary main body of common rights, and actualize ac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relief, thus remedying the absence of public power. “Group power” on the Internet is one of the forms of social power. The public power should set up a platform for direct dialogue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which can form common and mutual construction to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Key words: social power; private power; group power; power relationship; Internet